



圖9.宜蘭大坡烘爐地楊士芳墓。(莊雅惠攝)

結語

在眾多宜蘭父老口中，楊士芳是個具傳奇色彩的準神話人物。他生長於農民之家，論財力與背景，本來只可能承繼父業，默默以終。因為參與科舉考試，經歷「十年寒窗」而榜上有名，已經算快了，資質稍差者，可能終生不第。在這長期準備科考的過程中，需要的不僅是應考者的努力，其家族也必須有足夠的財力作為後援，但楊士芳因緣造化，加上自身的努力，28歲考上秀才後，在15年之間連過鄉試、會試兩關，成為宜蘭第一個，也是唯一的進士，雖然已經43歲了，以清代的進士而言，仍然算是「少年」得志，這一點是很特殊的。

同治7年（1868）起，楊士芳作為宜蘭的首席仕紳，動見觀瞻，他也認真地參與各項地方事務，而且身為進士，他所要參與的公共事務，不只是宜蘭而已，當時全台的進士也不過二十餘人，這是他之所以有資格倡建台南延平郡王祠的背景。特別的是，他請求表彰清朝的敵人鄭成功，堪稱膽識和眼光都過人一等。而清朝也因為內外情勢使然，必須改變過去消極

的治台政策，因而准如所請。從這個角度來看，楊士芳並非只會鑽研古書的腐儒，他世事洞明，選擇最恰當的時機，提出了對朝廷和台灣人都有利的建言，成就了這一段佳話。

楊士芳在改隸時去留之間，曾經十分猶豫，但最後決定留在故土。因為當時他已經70歲了，來日無多，回到大陸又無可依恃。但是留下來，意謂著認同、接受異族統治，平民百姓也許仍然可以過著「帝力與我何哉」的日子，但他身為首席仕紳，卻無迴避空間。更何況新統治者對他也算是執禮甚恭，立刻委以「參事」之銜，名義上是「以備諮詢」，實際上，不無就近看管的意味。他確曾寫下：「盛事居然勝古朝，正是太平新氣象」這類稱讚日本殖民政府的詩句。問題是，他可以不當參事嗎？他可以不寫這些吹捧的詩嗎？

除了新統治者的壓力外，留在台灣的楊士芳還要面對遺老的非議。改朝換代之際，最易看到世態的炎涼，當時一班倡建台灣民主國、誓言與台土共存亡的仕紳，在日人來了之後，紛紛逃回大陸，其中邱逢甲寫下：「宰相有權能割地，孤臣無力可回天」的名言，讀來雖然有錐心瀝血的感慨，不過，隔海賦詩，用白紙黑字來證明自己的耿耿孤忠，比留在台灣當「貳臣」要輕巧多了！

楊士芳的晚年，無論國事家事，都有著比常人更加難堪的處境，他於是把全副的心力投注在社會教化上。先是日治後，在改隸兵荒馬亂之際，出任救民局局長，擔任官方與民間的溝通管道；碧霞宮的倡建，勸善局的創設，更是他心血的寄託，尤其是到各地的宣講活動，